

陈家桥

著

jian baba qu

见爸爸去

——陈家桥小说自选集

mingjiaosi

gushan
haitan

mingjiaosi
wuyabixiquepo

jianbabagu

gushan
haitan

daxiang
tamiluzhiji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陈家桥

著

见 爸爸去

——
陈家桥小说自选集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见爸爸去:陈家桥小说自选集/陈家桥著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2. 9

ISBN 978-7-5650-0925-9

I. ①见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6641 号

见爸爸去

——陈家桥小说自选集

陈家桥 著

责任编辑 朱移山

出 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 次	2012 年 9 月第 1 版
地 址	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	印 次	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邮 编	230009	开 本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电 话	总 编 室:0551-2903038	印 张	15.5
	市场营销部:0551-2903163	字 数	269 千字
网 址	www.hfutpress.com.cn	印 刷	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E-mail	hfutpress@163.com	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0925-9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/Contents

明教寺	(001)
孤山	(024)
海滩	(054)
见爸爸去	(078)
脚	(105)
乌鸦比喜鹊更黑	(132)
大象	(156)
她弥留之际	(178)
九华行	(198)
沈羊醉	(220)

明教寺

1

我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，外面是春天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是对春天无动于衷的人，但在里边关了很长时间，你想让我对春天说出个所以然，这是困难的。所以我到了外边，从别人的表情、动作以及张嘴冒出的语词中，得知这是个春天时，我吓了一跳。我是个很快就能恢复的人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想我也没有能力犯下那种错误，以致别人把我抓起来。待在内边的时候，也不是对外边一无所知，比如劳动的时候，总还是用车子拉出去，外边的风景也能看到，只是跟眼前似乎又不同罢了。我在进城路上的小河沟里洗脸，手心里有了几只小卵子，我知道那是小蝌蚪的前身，说它是卵子一点也不错，黑黑的，还没有成形，离长成一只青蛙还早呢。捧水洗完脸之后，我就想要辨一辨道儿，我得到船闸那儿去，那个地方我还放了点东西，现在赤手空拳回到城里去，对自己不算是个好的开始。你看，我又打算重新开始了，虽然里边的人在教育我们时，我老是对重新开始有点抵触，但现在我自己也承认既是开始，不也是重新么？好了，我又上路了，从这里到船闸那儿，要从城边经过，但想不到沿着湖岸已经新修了宽路。我想走路试试，我不想乘车，我想他们说不定把路线重新给收拾了，走过来自己也有个数，于是我就从麦田那边走，也好，走走也就顺上道了，好在，农田没有全被挖掉。我还是了解到，从这块田野走，再过那个经开区的嘴子，一样能到船闸那儿。

太阳明晃晃的，在麦田里走，精神很容易热烘烘起来，这个我没有准备，因为在内边的时候，你被抑制得很厉害，再说你也不能把自己给弄激动起来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麦苗青滋滋的，似乎在暗暗抽身生长，四处，你都听得到那几乎复制着的多得你几乎难以计数的拔节的暗响，在你明知是有点茫然的听觉中，一下子组合了，响动仿佛某种汪洋大海，把你紧紧地浮动了。我知道这青色的田野，这疯狂的生长以及太阳下那诸多无法掩



藏的弯曲的苗身，还有那尖尖的顶芽，以及它们茁壮的向上的力，都在鼓动着。我知道我这个人还没有玩完。人家以前都说你迟早会玩完，但是我没有，你们说什么不好呢，但是你们不看好我，你们把我关起来。好啦，现在出来了，我也不那么计较了，谁叫我如此的不合适呢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自己有什么特殊，我不过是犯了罪，不过是伤害了别人，关我几年，现在我出来了，难道没有交响乐，还不允许麦地里那些低鸣的呼声么？假如可能，为什么我不能蹲下去，听一听，好像死去的母亲也在这低沉的合唱中，跟着那些小小的生物，一起欢迎着我的脚步呢。

好啦，我到船闸了，那里有个平房，就盖在船闸那几间主屋的后边，那时没有住人，现在自然也没有住人，不是没人来住，而是它不适合人住，但它是我的房间。我打不开门，上边被一把大锁锁住了，显然这是别人锁的。我到船闸上边去了一趟，看见了几个人，但他们没理我，我想也许他们认不出我了，也好，我也不用解释。我在船闸那个护坡不远处的工地上找了一只工具，于是我就回到平房那，没能打开那锁，也剪不断，只好把门上的铰链下掉，这样我就进到房间了。房间也还好，没什么，到处都是蛛网，玻璃缸里的金鱼已经只剩下干瘪的尸骨了，不过它们仍然是安详的。我没有在房间里饲养老虎，如果饲养了老虎，或许现在房间里只有虎骨了。床上东西也都没有动过，不愧是个文明社会啊，走了这几年，房间里没有被动过，真是应该感谢点什么，但感谢谁呢，想来自己被抓进去也是应该的，文明社会，怎么能出现一些伤人的事情呢。我没有打开衣柜，对于我来讲，穿什么衣服不重要，其实回来主要是拿点儿钱，有了它，你才可以重新活动。麦苗、蝌蚪和太阳，都不能解决一些事实上的问题，你必须有钱，你才能出入。好了，我把压在箱底的那点钱拿出来了，谢谢，这钱也还在，并且没有被动过。揣上钱，我又有了点活力，尽管我知道这活力也还是假的，但总不至于让我躺在房间里抽烟吧，我这才想起我得抽烟。是啊，我怎么能只顾假设呢，有点钱，抽一口吧，先把自己搞得气派起来。我母亲死之前跟我说过，她说看你抽烟那样子，你不像没有前途啊。我母亲很少讲场面上的话，但为什么她讲前途，这个我不明白。好在，我被抓进去之前，她就死了。也好，我母亲不是一个无所谓的人，她只要活着，她多少还是会有所希望的，不过这希望她实现不了，也从不在我身上过多地提及。

这只箱子是我母亲留给我的。钱揣在身上，我就出门了。在门外边，已经有了几个人，我认出了其中的两位，一位叫老谢，一位叫老孙，他们都是船闸上的人，他们没有多说什么，应该知道是我回来了，所以我往前



迈几步时，他们就过来把我拆下的铁门往里边拢了拢，他们不跟我讲话，但可以帮我弄门。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，生活像哑谜一样，但人人都不傻。我没有烟，不然我会抽两根出来，给这两个老哥一人一支，好吧，现在就不搭理你们了，我得去买包烟。这儿离城很近，绕过自来水厂，是个郊区的小镇子，当然现在差不多已经纳入城区了。在那个烟店门口，我站住了，因为我看见两只小狗在那咬着，很愉快。我一时不明白它们为什么撕咬，但是它们很亲切，它们在玩。我几乎就要蹲下去，但终究没有。因为它们看着我的眼神温柔极了，这让我反而有点烦躁，我觉得小狗就是小狗，你们不应该对我有什么多余的好感，你们继续，完全可以无视我，我不过是来买烟罢了。但是它们显然是在欢迎我，也好，至少它们不会太吃亏，因为买烟之后，店主会开心，知道它们没有丢脸，没有对我狂叫，以把我赶跑。买了盒烟，我就点上了，味道不错，我记得以前老车子他们跟我讲过，说抽烟也会醉，不过我始终不相信，什么叫醉呢，你自己觉得是醉就是醉，只是说上瘾罢了。我沿着小街往北走，我知道马上就要进城了。这香烟叼在嘴上，我头脑里马上就有马达发动起来了，确实好抽。是啊，这清香的尼古丁一下子在我鼻孔至脑壳之间，在眉骨的里边一下子浸染了无限的愉悦。我几乎就要微笑了，我知道人就是这样的动物，比蝌蚪、小狗以及神仙都要更为容易修正。我马上发现我完好如初，我并没有任何的失败感，至少我并不承认这个，我的香烟、鼻孔以及神经纤维都在积聚着那一点刻骨铭心的温暖。我没有倒下，我知道春风里一定有这种好感存在，它应该明白，我多么需要他妈的温暖，像撕咬的小狗那样，磨牙，爽快，翻身，并且招人怜悯。世界还敞开着呢，我凶狠地吸着烟，真有点如痴如醉。

2

在葛大店那里，你终于发现：城市还是城市，郊区就是郊区，葛大店就悬在城区边上，但它仍是郊区。我想我不应该在城里饿着，如果在城里饿着，那会让自己情绪差下去。于是，我在葛大店的东来酒家坐下了。服务员们很忙，但她们训练有素，不过她们跟城里服务员不同的是，她们更加随和，我想也许她们并不会看出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吃饭。她们的热情有一些虚假的成分，这还是让我想起在我们船闸那儿，在义城镇上，服务员们可不是这样，她们的热情是真实的，可以跟你掏心窝的，但这里有所不

同。我点的都是热菜，也许服务员看出我不会点菜，所以她居然问我，为什么点了三个锅子。听她这么说，我差点就要发火了，为什么不能点三个锅子呢，只要我愿意，我甚至可以点十个锅子。但服务员却很敏感地建议我，完全可以把其中的两只锅子换掉，比如换成甲鱼，或是河虾。我拒绝了，我声明我就是要吃热的，所以我点了三只锅子。这有点争执，因此那个矮个子服务员被换了下去，来了个高个子，我敢肯定她在城里店里干过活，所以她就改了路子。我没跟她再细说。我又不介意你们的态度，她点完菜之后，居然背手站在我边上。我跟她说你给我来点白酒。她问要什么白酒。我说就来点本地的。她推荐了皖北的一个牌子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葛大店这儿的饭店生意都好，但上菜速度却不慢，我是坐在靠窗最里边，所以我本可以慢悠悠地吃喝，但三只热腾腾的锅子在我面前喧闹着，我多少有点后悔，于是我就猛烈地喝酒。刚才那阵子抽烟把自己熏得有点差不多了，现在这烈酒下去，我感到身体很透彻，无比踏实。幸亏，这几年待在里面，没有绝望，不然现在也谈不上这样来吃喝。喝了几杯之后，那个高个子服务员往锅里加菜，她动作幅度很轻，我觉得她人不错，但她也一定是看出来我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，所以有那么一点怪样。我对她说，你坐我对面。她笑了笑，我以为她会拒绝的，她要是拒绝了也就算了。但她立马坐了下来，在这卡座里，她一坐下来，马上就不像个服务员了，就像跟我一起来吃饭的客人一样。她有点客气，这种文明风气让我不太适应。我举起杯子问她，能不能喝一点？她扭了头，这时那个矮个子服务员好像对什么人打了个招呼，于是就有另一个女孩子给这个高个子服务员拿了副碗筷，看来她是同意陪我吃喝了。

其实我立刻有点后悔了，这是我出来后正式吃的第一顿饭，我不想跟别人合在一起呢，但是谁让我刚才那么支使她呢，她叫小杨。她说，老板你叫我小杨。我不是老板，我讨厌这个称呼，但是目前我也不知道她应该怎么称呼我，我就给她加酒了。给她加了酒之后，她就反过来给我加酒，这让我心思马上变了，觉得还是外面的世界好，有女人给你加酒，可以陪你喝，其实你到哪也都只能是这样。她主动举杯敬我，她说，老板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我没有随意，我也是一大口。我说，小杨啊，我就喜欢吃锅子，跟天气没有关系。小杨说，葛大店这一带，就我们家，东来馆子，锅子最好，你倒是会点，一口气点了三个锅子，一般都是点一个，最多两个，再配菜，你一个人点了三个锅子，你当然是最会吃的。我有点转不过来，她说我会吃，可我不是那么回事，我是很饿的，所以我才要了三个锅子，吃热菜，最止饿。不过，我也没法跟小杨讲透。小杨又说，老板，

你不但会吃，而且还喝酒，你真有本事，你一个人吃饭，吃三个锅子，一大瓶酒，在葛大店吃饭，很少有你这样的呢。我知道小杨是恭维我，说我吃饭很气派。这里仍是郊区，出入的人还都是面目相同的多。我问她，你看我像什么人？小杨笑了笑说，像什么，一个老板啊。我说，你看我像什么老板，做什么方面的？小杨抿了口酒，但没有忘掉向我补敬了一下，她说，老板就是老板，做买卖。我把酒杯往前推了推，其实我已经吃不了多少了，我在里边不是没有东西吃，我只记得我在里边特别想吃锅子，所以我到外边才这么点的。但锅子都上来了，我却不大吃得下去，但酒可以喝，我酒量很好，喝这么一点没有什么。

我看见小杨在眯眼审视着我，我问她，你叫小杨是吧，小杨，你敢不敢跟我走？小杨又笑了，小杨问，老板你带我干什么呀？我说，小杨你敢不敢跟我混？小杨这下子有点难堪了，我说过她是个在城里饭店跑过路的人。她发现我不是那种仅仅吃饭而已的人，她说，我不跟你走，跟你走的人有的是。我问她，你怎么这么说？小杨说，我知道你是什么老板了。我说，说说看。她说，你特别暴躁。她这个话让我难以接受，凭什么看出我很暴躁。她自己喝了口酒，对我说，经常有人在葛大店喝酒，酒没喝完，就要砸场子，你不会也是那种人吧？我不明白她怎么会把我看成那种人，我喝光了杯中的半杯酒，对小杨说，我已经几年没有喝酒了，可我一喝就喝出来是什么味道，你明白吧？我要干什么，马上就能干，但我不是砸场子的人，我今个要到城里去，我本想带你走，玩玩，你不肯，也不要紧。小杨说，你带不走我呢。她说话，又扭了一下头，我看见在吧台那儿站着一个瘦子，虽然很弱的样子，但我知道在郊区，往往瘦子都是英雄，下手狠，会玩刀。那个瘦子一直盯着这边。我低下头去，我才从里边出来，犯不着在这儿丢脸，我立马想赶走小杨，因为我快要吃完了，但她却没有想走的意思，她有一点含情脉脉。她说，老板，你可以再喝一瓶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居然同意了，于是那个矮个子服务员又送来一瓶，打开之后，她和我各倒了满满一杯，她举起杯来，像个女英雄那样举起来，对我说，老板，喝。我没有喝，她却喝了，小杨是个不错的姑娘，但是局面太复杂了。

她喝完之后，压低了嗓子，轻声说，老板，才出来吧？我惊讶于她的发现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。她的手捏在一块儿，好像要准备办大事那样，她问，老板，还是出来好，出来好办事。我说，也不尽然，我不过是在里边待够时间了，出来了。小杨又加了杯酒，她见我没喝，也不指责我，只是昂了昂头，弄了弄头发，说，老板，你要我，你才不是要玩玩呢。你出

来不办大事？我有点绷不住了，我觉得我一定是遇见妖怪了，我赶忙制止她。我说，小杨，侠客，你听好了，我只是说说，不玩了，不玩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摆手。小杨却不罢休，但我看出她有点醉了，舌头直了，但她容光焕发。此时，我是想带她走的，因为那直愣愣的郊区的红晕让我犯困，让我想歇下，但是，瘦子一直盯着我们这边。我感觉到原来女人中也有这样的，高个子，爽快，有英雄气概，同时局面能控制，能在自己男人的不远处，跟另一个人谈论玩玩的可能。她还昂着头，我声明要付账。那个瘦子始终没有发作，很友好地跟我道声再见。外边尘土飞扬，我赶快走出葛大店。

3

我并不那么想见梅子，但是，只要一提到女人，可能最现实的还是梅子。不过我并没有虚伪到要对自己声明，自己出来了，第一个要去见的女人是梅子。至于我到底应该见哪一个女人，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没有人非等着见我，我也没有必要非见谁不可。在葛大店吃饭，要不是那个所谓的高个子服务员小杨跟我喝酒，我还不一定想到要去见什么女人。但是，小杨好像把我什么东西给调动起来了，以至我一走出葛大店，反倒有些后悔起来，也许人家小杨的意思根本不是那个瘦子在场与否，她也许在意的仅仅是我才从里边出来，我身上是不是背了不少事；再说她在葛大店那儿，也许她真信我多少是个老板吧，背了事，反而能成事，也不一定。我在路上回忆：小杨足够的风流，这是明摆着的，不然跟你死命地喝白酒干什么，但是我现在毕竟跟以往不同，我的身体和神经都还没有协调起来，我不是一下子就能把你们外面的事情都弄明白的。但是，小杨倒是促使我一定要去见梅子了，隔了好几年，梅子从没有去看过我，她哪知我的死活，但我自认我们交情不错；再说，我跟她，还是有当初走得很近的理由的。说来好笑，她的电话我居然能记住，一打，也果然通了。她倒是一愣，叫我等一会儿，听出她正在忙，一小会，她又讲起电话来，但已经换到外边了。她问我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说，出来有几天了。我怕她以为我才出来就找她，夸张了她的重要性。她说，出来就好，还是找个事做。我当然不必跟她讨论这个问题，我对梅子说，我要跟你见个面。她顿了一下，好像是不大情愿的，但我也沉默了，我相信她必然是有所顾忌的，我们跟别人不同啊，我找她当然也是有理由的。她问我，你是说什么时候？

我说，就是现在啊。她又顿了一下，但她没有拒绝，梅子不是那样的人。她说，我不在家。我知道她应该还住在逍遥津后门那儿。我说，你在哪，我来找你。梅子说，我在和平路我妈这边，我在打牌呢。我说，那我先过来。我没等她说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对梅子还是这样，我至少总可以对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两个人简单一点吧。

我到了五十中那儿，那排二层楼的一楼全部在卖钢筋预制材料，生意很好，二楼是旅馆，其中有几间就是老板自己打牌的，老板是梅子的母亲和弟弟。梅子跟他们在一块混吃混喝。我在楼下喊梅子，因为我不想上去碰见她母亲，梅子在上边应声，然后就下来了。好几年不见，梅子看起来精神还好，但人有点憔悴，大约打麻将是要常常熬夜的。梅子在阳光下站住，对着我，眼睛瞪得很大，我发现她步子有点不稳。她按了按额头，没有笑，向我走来，站在我旁边。我看见她眼角皱纹很多。她问我，什么事？我知道这是她的口头禅，但我也不知道什么事，更何况这只是她的口头禅。我说，梅子，走，到你那边去。她看了看手表说，现在还不行，小孩子在，她要过一会去学琴。我说，那就等她走。梅子大概也不想我们两个就站在五十中门口，于是我们打的往她家那边赶。路上她接她母亲的电话，我听出她母亲在训她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我，但显然她离开牌桌让她母亲很生气。放下手机，梅子跟我说她母亲知道是我出来了来找她。她母亲在楼上伸头看见了，于是就叫她不要跟我混。我说，不混就不混。梅子和我拉着手，我发现她手比以前凉了。我很想在车上就抱她，但她让开了，脸朝着窗外，我怕她有泪，但是她没有。她只是不停地叹气。

到了逍遥津，但没有回她家，我们进了公园。公园里几乎没有人，我们往阁楼那边去，现在柳条低垂，有年轻人在亲吻，像那么回事。她问我，你不如不见我。我问她，为什么？她说，见我干什么呢，我都老了。这个我承认，但是，我心里想，即使你再老，你仍然有我喜欢的地方，你老了，我也老了，但是老了，也没有伤到我们的趣味，我们还是一样的。我对于世上还有和我同样的人而感到安慰，尽管这要是说出来，她未必会同意。我们就站在那个阁楼下边，等时间流逝。中间，她倒是看过我几眼，但也不是特别认真，她摇头，又说，真不明白，你还来找我。她那意思，如果我不来找她，也就算啦，世界很大，少一两个人，也都无所谓。

两个钟头过去了，她反倒不想回家了。她轻声说，你还是走吧，回家干什么呢？我说，那去我船闸那。她惊了一下，使劲摇头。于是她只得带我去她那。在楼梯口还是碰到了她的孩子，那孩子也许根本就没有认出我来，但我还是有点僵，如果不是某种神经飞起来了，我也想走掉了，但我

们还是上了楼。那是个小套间，一切跟我进去前差别不大，没有客厅，进去是饭厅和厨房，然后就是放床的大房间，再里边才是阳台和小房间，所以我们就在卧室的床边坐下了，她坐在床沿上，我在那咳嗽。我在等她，但她不动，我只得伸出手，但这对我有点难度，因为以前我跟她在一起时，我从没有跟她商量过什么，我们一直都是很主动的，但现在一切好像变了。她见我伸过手去，把我的手给挡开了。她说，老陈，不要这样了，不要了。我说，梅子，不行啊，我来见你，我不就是要见你么。我这话也没有什么逻辑。但是，只要我一讲话，讲出了这个理由和目的，她就马上似乎更为坚定了。她说，不行了，再不行了，我们不行。为什么？我问。她只是摇头，并且用手弄着头发，她的手太老了，我很吃惊，因为离得近，我才发现那手像密布了纹眼一样，并且开裂，她并不做活，但为什么这样老，她自己恐怕也解释不清。但我立刻抑制住了，我想事情总有原委的。我托了托她的头，她竟有些笨重地捂住脸，她说，你不要再对我那样啦，我不行啦，我们不行啦。她应该知道我现在缺少什么，我从里边出来了，来找她，她当然知道我要什么，但她说不行，不过她依然把我带回家，我想也许这个已经够意思了，你还要她做什么呢？

我不知为什么，居然把头伸过去，低着，和她的头抵在一起，她一动不动。她不仅手老，你靠过去时，发现她的头发那么干枯，她真是衰老得有点异样。她又说，老陈，不行啦。我没有说什么，她的头动了一下，然后让了让。她说，你很臭。我说，也许吧，臭，是啊，臭。她站起来，到厨房去了，她烧水，然后站在厨房，我不知她是不是站在那哭。我没有过去，十分钟左右，水烧开了，她叫我过去，厨房边上卫生间。她说，把头洗洗。于是我站在狭小的卫生间里，她把水倒到脸盆里，让我站池子边，低头，她为我洗了头，用毛巾擦好脸之后，我回到卧室那儿。她自己已经扎好了头发，眼睛有一点笑意，她说，老陈啊，孩子也大了，我不行啦，我就不跟你啦。我记起刚才在楼梯口碰到的那孩子，我说，好吧，好吧。梅子我们就算了吧。她一直站在镜子前，我吸烟，她也吸烟。她说，做饭给你吃吧。我说，不啦，我这就走。

4

从逍遥津梅子家那儿出来之后，我就往桐城路去，我对自己说，大家都在变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，有些事情还可以做，而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做

了，不过我还是我，你还是你。我到桐城路中段那儿的袭人花店买花，其实我能记住的花店就是这一家，原因还在于以前我总是到它附近的那家美容店去，每次从袭人花店经过，总感到自己会有朝一日去买一束花，但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候，以及为什么要买一束花。但现在，我是直奔它去的，我想我在这个下午，在这样无聊的时候，我总还可以买花，我买花去苏山那儿去看我的母亲吧。这个想法立即使我就要麻木的头脑马上又活跃了，我想即使没有人惦记我，我总可以惦记别人，没有活人可以惦记着，但总还有死的人，况且那是我的母亲。袭人花店的开间很大，这在外边完全看不出来，所以当我走进花店着实吓了一跳。花店的女孩当然都很好看，这对我又是有点要命的事情，因为我还没有从之前老梅子那儿的停滞中走出来，我调动起来的神经还没有完全压制下去，我想我那一贯的情绪又要爬起来了。

但我是来买花的，我发现那个短头发的姑娘对我印象不错，于是我就跟她讲帮我扎一把花吧。她说，有现成扎好的。她指给我看，有的包含玫瑰，有的没有，有的主要是百合，有的是满天星加勿忘我。但我不太看得上这些，我对短发姑娘说，你帮我扎一束，我要挑一些。她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但她没有挑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挑什么花，我们就僵持在那儿。现在我回忆在我进去前的那几年，我每次从袭人花店经过时，我没有设想过我会到花店里来挑选花，像对花也要予以选择似的，而我并不懂花。短发姑娘问我，你买花送什么人呀？我没有马上想到我母亲，这是我思想上的短路，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。这也表明我神经不在思念亲人上边，我还是绷在另外那根弦上。我知道这样的短发女孩很可爱，她们并非完全不可争取，不出意外，她们都很有同情心，因为她们自身也为着具体的生活、金钱和感情而奔忙。她们围绕在鲜花四周，但她们本身更加脆弱，假如在几年前，其实你可以跟她们絮，但是，现在还轮不到这样，你才从里边出来，你身上还有着特殊的味道，只是她们不会有意识地去发现你而已。我随口说，我看你帮我挑吧。短发女孩有点为难。因为我并没有告诉她我到底要送给谁，所以她无从下手。但是，她只是在鲜花里来回走动，我想也许她是在等我想起什么，因而我也终于想起来了。我说，送给长辈吧。但我没有声明是送给我去世的母亲。我想即使这个短发女孩很好看，但她的陌生是显而易见的，我没有必要告诉她我要把花束送给我母亲，她仍然不具有了解到我要把花束送给我母亲的必要。尽管我对她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好感，但是，这又怎么样呢，这既不能形成什么，也不能改变什么。

她为我挑选了百合，我觉得百合可以接受，它们有些已经盛开，有些

还没有，所以这样捏在一起，好像是花与花骨朵之间，也已经有了不一样的结构，不像净是百合花那么的单一。那么还要配一点什么呢？她问我，我看她那细而好看的手指捏拢这花束，我觉得加一点别的什么都会是个破坏，何必呢，也许就是百合吧，所以我制止了她。我对她说，就这样吧，我要百合。她又拿了几枝，以使这花束显得庞杂一些，但也明显是有些疑惑的，为什么我不加点别的呢。不过我不再解释什么。她扎好了花，弄了弄头发，我知道她的年轻是不言而喻的，我甚至想，这样的女孩，即使在性生活最重要的时刻，也会仍然得体地维持着她的年轻。然而，她与我又是什么呢，我只知道她是个店员，我居然有点失落，我想这跟我在里边受到的所谓的教育有关。不过幸亏我是个恢复力很强的人，我很快也就发现即使是这样的女孩，她也会发现我不过是有可能被别人嘲弄的一个白痴而已。否则，我为什么要买这样一束在她看来枯燥无比的花束呢。不过我不会选择什么，就像我母亲绝不会在另一个世界要求我送花一样，她仅仅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孩子。

我不想再跟她讲什么，于是我就从袭人花店出来了。其实我本可以站到路边叫车的，但是我居然向北，向有着美容店的那排房子走去，没有什么力量在引导我，仅仅是一个随意的步子而已。但我已经走过去了，就像没进去的几年前我去美容店一样，我又走到门口那了，也许已经不是之前那一家，或某一家，但是它是桐城路上的总还没有错。不过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手上拿着花束，这是要到苏山送给我母亲的。我站在门口，很快就有一个女孩向我招手，她就站在门口，这时，我是站住的，时间在这儿既飞速地往前，又往回，又急急地停住。我回过头，发现不远处的袭人花店的那个短发姑娘还站在门外，她正看着我。我想如果她不看我，可能我会立即离开这儿，但是她的目光有某种凶狠的东西在其中，这是我理解中的凶狠，虽然我并未真的看见，但是，我决意要进去，好像只有这样，所有的矛盾才成立，才有意思，才让人更不明白，包括我自己。我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说明我自己，说明我的目的、去处以及我干任何事的原因，那么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呢，虽然我手上拿着花。

那个穿豹纹衫的女孩在我坐下之后问我，还买花啊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我，然而我竟随口说，买着玩而已。这个话在我自己听起来都有点刺耳，但我不想收回。女孩让我坐到沙发那边去，这时我发现世界没有变，我可以跟她谈谈，但是谈什么呢，世界没有变，我手上仍拿着花，这说明我是有任务的。我不是仅仅玩玩的。她见我不动，又劝我坐到镜子前，至少我可以把头吹吹，不过，我没有头发吹什么头呢，我的头需要什

么样的风来吹呢？我还是坐在离门不远的位置，我真是有点焦急了，我想也许我不应该被这束花绊住，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再说那个豹纹衫的女孩并不算特别讨厌，她有训练有素的眼神及某种一动眉毛就会生出来的情调，但我为什么不能跟她坐沙发上，谈一谈，然后去后边的地方呢。不过，我没有。我知道我至少手上有花。她又问我，你把花放下来不行吗？我觉得她并不过分，但我自己已经有点过分了，因为我让别人看出来我买花不是随便的。我其实什么也玩不成，我有一个死去的母亲，她不在远的苏山那里等我，尽管她没有要求我，但我得去看她，问题是，她是否真的不允许她的儿子在去看她之前，有那么一小点时间办一点自己的事呢。我在追问我自己，我母亲是个苛刻的人吗？然而，我得不出什么结论。

这时，那个花店的短发女孩从门口出现了，她没有进来，而是站在门外的树下，她就那么站着，也许她没有马上看见我，但是，她站在树下，我想也许她会很惦记她为我挑的那一束花。也许她并不愿意承认她挑给我的那束花，现在进了这个美容店，但是她又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呢。显然，她没有。但是，她有这个心情，她短发，有点精神，她跟我有一点点交流在之前，她一定发现了什么，所以她可以来看看的，看看她那花束的某种结果。不过，我是不会挣扎得太久的。这时那个豹纹衫女孩终于有点不能忍受了，她好像就要发作了，她发出了什么声响，但我没有听清，她似乎在问，你是不是想，只用这束花，你以为只用这束花就可以带走我吗？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过这个意思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的以为。但是，一定有什么原因，否则她为什么这样说呢。她已经快要气疯了。这我看得出来，她并不需要这样的交易，好啦，她几乎开骂了。然而，我并没有动。这时我看到花店的那个短发女孩已经在美容店门口那，就站在门那，当然里边的豹纹衫女孩一定认识她，至少知道她是花店的，因而情况就明朗了，难怪她会这样的以为。我拿着花束，从美容店里出来，我听见那个豹纹衫女孩说，一定是从里边放出来的，脑子已经瘫了。我低着头，我和那个短发女孩在小树下又站了一会，我发现她脸上有一种奇特的光泽，我相信她有一种胜利感，然而我什么也说不出。她很年轻，但是，她的匡威鞋已经洗得发白，她见我看着她，我向前走，她跟在后边。我们已经走到街口了。我要往西了，她要直行，我们就要不同路了，她望着我，我终于把花束拿给她了。我说，给你吧，没有用的。她接过花说，我就知道，你本来并不需要这个东西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，我看了看她的脸，以及她那匀称的身材。我想，我只是随手丢给你而已。她仿佛真的以为我战胜了什么，我因而看见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鼓励，顷刻之间，我就转过身，埋葬

了这个可怜的女孩的好感。

5

我并没有往苏山去。我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，有一点还是明白的，那就是我总可以否定点什么，那么在那个花店的短发女孩留给我的某种印象的浸染下，我只是埋葬了这个好感，但并不是世界上没有了好感。事实仅仅是，在目前，我埋葬了这一点，因为我并不能够实现点什么，因而，否定有时有一种愉快的力量。我六神无主的时候，我相信否定给了我一点儿精神上的优越。于是，我立即就不想往西边走，从那儿可以到西郊，可以去苏山。现在我不想去看母亲了，不是说不愿意作出去看看母亲的努力，而是我意识到我去看母亲，也许只是一个更加不必然的事。我找不到什么理由来解释，为什么想跟自己的母亲谈谈就一定要到她面前去呢？再说，苏山还有不近的距离，谁又能保证我在去苏山的路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。并且，我母亲并不真的在场，她只是躺在那儿，我可以去看她，也可以在心里边跟她会面，至少在心里边，你可以自主地决定。因而我调头往东走。我想往东有往东的好处，我记起我已经把花给了袭人花店的短发女孩，这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，只是她并不知晓我原是要把那花送给我母亲的。好吧，我不再为我的否定找什么理由了，即使是看望母亲，我也完全可以选择我自己的方式，谁说我不能改天再去看她呢，她对我有这样的要求没有？她什么时候要求过我从我里边放出来就必须立刻到苏山去看望她？她会这么说吗？我那朴实的母亲一定不会这么说的。不过，我也没有必要再去揣测我的母亲了。我还是在城里转转吧。

往东，过了几个路口，我发现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大家都各有去处，但行色匆匆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不知为何，我来到了明教寺跟前，不过明教寺的红墙确实很吸引我，即使这样，我没有想要进去。我在那高大的围墙下站了许久，我听见商贩们在叫卖香火，当然我不会买的。我看到那高耸的铁炉被烟熏得黧黑，虔诚的人不少，但他们显得比较迟缓，我又看见台阶上坐了不少乞讨者，其实他们普遍缺乏热情，好像并不抱乞讨成功的希望。

明教寺前边的广场很大，足够我徘徊许久，但我不想久留。后来我看见明教寺里的参天大树上小鸟在翻飞，觉得里边未必就是特别安静的，香火很旺，人们进进出出，但我没有进去。相反我有一点烦躁，我似乎觉得

自己走路走到明教寺跟前来是个错误，只是这个错误不在于明教寺，也不在于别人，而在于我自己，为什么我没有考虑到从鼓楼那儿往北呢？往东就必然要到明教寺跟前，难道我真的没有印象了吗？好在，我现在赶紧离开明教寺这块地方还不迟，又没有人要拉你进去。在快到广场东侧时，有个测字先生拉住我，这使我立刻脾气大作，但我还是控制住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我想我是重重地骂了他，听见他在背后说，关得还不够久。我有点恼，为什么他能看出来，我关得很久了吗？以至于我成为一个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是关在里边的人。我加快步子，继续往前，还好，我终于离明教寺远了。我不该在明教寺那儿逗留许久，要么进去，要么远远地站着，你连香都没敬，你在那让菩萨怎么看你？但是，这个我也管不了，就像我不认为我母亲对我有什么要求一样，我也不认为菩萨对我有什么要求，我还是清楚这一点的。过了石桥，我就到小东门了，那儿一直都乱，这个我十分明白，但是乱又怎么样呢？我往乱的地方去，又有什么不妥呢，以前我不就是喜欢这样吗？当然我也可以远远走开，但我问自己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，东一点，西一点，你到底要干什么。

于是我在小花园那儿就决定歇歇了。一歇我就进了舞厅，小花园这个地方，舞厅有许多家，每家都很温馨，我发现我又喜欢上这种地方了，这儿轻松，舞厅设备很简单，都是些悠闲的人在跳舞，当然你也可以不跳舞。我要了听可乐，而不是啤酒，坐在靠厕所的那个拐角。里边光线并不暗，放的也是慢三慢四的曲子，我发现里边有不少老年人，其实老年人跳跳有什么不好呢，因为老年人多，我就更放心了。我想我在这儿呆一呆，听听歌也好啊，何必在街上呢，因为老年人慢，所以我那神经也好停一停，慢下来，并且要像老年人那样，要注意自重。不过，坐下来之后，我就发现在对面拐角坐着几个女孩子，她们的腿亮亮的，这马上引起我注意，我神经在三秒钟之内就又兴奋了，但我没有声张，我想我毕竟是个刚出来的人，还需要再考虑我到底要干什么。这时有个穿白色T恤的女孩过来了，她脸上的粉擦得很重。她问我，老板，跳舞。我说，不跳。她站在那不动，我说，你坐吧。于是她坐下，又说，帮我点个饮料吧。我说，好。我还是很愿意为她点饮料的。饮料来了之后，放的曲子是《伤心的咖啡》，她步子点着，但我仍没有动，她没再问我，拿着饮料退回到拐角去了。我注意到已经有几个老年人发现我了，我觉得他们是厌恶我的，可我并没有改变什么。我想这个舞厅本来就不是为你们开的，你们不过是买票来混混而已。但是他们依旧敌视我。后来，有个穿黄色短衫的女子过来了，她没有问我跳不跳舞，而是直接坐我边上。她努了努嘴，好像是在说